

格里高利圣咏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张丽娜

[内 容 提 要] 格里高利圣咏是中世纪早期基督教音乐发展的核心,它诞生在公元6、7世纪之交,盛行于加洛林时代,并于9世纪确立了其在基督教礼拜仪式音乐中的权威地位。时至今日,格里高利圣咏在西方音乐发展历史进程中仍然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旨在揭示在这近三百年间,格里高利圣咏得以传播的三个历史条件。

[关 键 词] 格里高利圣咏/传播/基督教/蛮族

[内容类别词] 音乐史学

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是中世纪早期基督教音乐发展取得的最辉煌成就,它因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而得名。格里高利圣咏作为单声教会音乐,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宗教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格里高利圣咏自身凝结着两种因素,即基督教^[1]和音乐。一方面,基督教与音乐相互融合,在特定的范围内给音乐以很大的发展空间,并通过音乐来求得自身的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制约着音乐,限制着音乐所表现的内容和其表现手法,以至于在一定时期内曾阻碍了音乐的发展。

基督教自4世纪被罗马定为“国教”以来,逐渐在罗马教皇及众多主教和传教士的努力下得到迅速传播,并在中世纪的思想领域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中世纪的文化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以基督教文化为本质特征的中世纪文化中,音乐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所有发展都必须服从于基督教的需求。因此,基督教的广泛推广是格里高利圣咏早期传播的重要前提。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音乐作为一个重要手段见证了基督教的发展,也同样推动着自身传播、发展的进程。公元590~604

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下令选编当时基督教教会中使用的音乐,并在随后到来的世纪中得到进一步的整理、汇编,直至被冠以“格里高利圣咏”的名称,广为流传。

一、基督教把“蛮族”变成接受者

“从6世纪至8世纪,欧洲人一直在拼命克服由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希腊罗马文明的退化所造成的混乱,在痛苦的挣扎中,文化在逐渐地、缓慢地整合。在基督教教会积极拯救、保存和传播文化火种的努力下,蛮族人相继皈依基督教,欧洲开始聚集在神圣的基督旗帜下,在尝试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同时,也在尝试一种新型文化。”^[2]基督教对于“蛮族”^[3]的征服成为了格里高利圣咏早期传播第一个历史条件。

“蛮族”曾被视为“化外之民”。然而,正是这些“化外之民”把罗马帝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深渊。在“蛮族”成为西方社会的统治者时,古代文明随之而去。可是,基督教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遗留下来,成为了中世纪(5~15世纪)欧洲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唯一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空前发展。

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教会的生存、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为了摆脱东派教会的牵制和压迫,他们承认了“蛮族”所建立的国家,并向那些国家或地区派出传教士。一些“蛮族”国家的首领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也意识到皈依基督教将有助于他们的统治。从此,基督教与封建势力相结合,共同统治了近千年的中世纪。

首先同基督教结盟的是活动于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基督教在法兰克的传播,是格里高利圣咏进行早期传播的最为关键的历史条件之一,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独立阐述。

1. 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播

5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入不列颠诸岛。基督教在不列颠的真正传播,是从帕特里克开始的。传教期间,他积极活动,推行教区制。在他去世后,爱尔兰的教会发展成一套以修道院为中心的教会体制,修道院成为了如学术、教育等各种事务的中心,培养了一批有学问又有传教热忱的传教士,散布到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

罗马教会在同时也派出了尼尼安向苏格兰传教。由于他出色的传教,直到今天,当地还保留着他的教座。向北部皮克特人进行传教的是传教士哥伦巴。哥伦巴于561年来到不列颠。563年,他又被派往苏格兰传教,并于同年建立了一个修道院。该修道院成为了他向苏格兰土著居民传教的基地。最终,他成为了苏格兰传教事业上最有成就的传教士。

英格兰人接受基督教,也是爱尔兰传教士努力传教的结果。633年,奥斯瓦尔德出任诺森伯里亚国王,因曾被放逐苏格兰,而邀请苏格兰艾奥纳修道院派人来本国传教。传教士艾丹应召前往。在国王的资助下,他建立了一座新艾奥纳修道院,并积极培养了一批修士,令其前往英格兰各地传教。奥斯瓦尔德王在所有方面都随时谦恭地听从这位主教的意见,努力建立和发展自己王国内的基督教会。“日耳曼人征服”后,蛮族人在西欧土地上建立起了各不相干的小国,使西欧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况中。然而,“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它作为一个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带着罗马法的威望和罗马名字的权威来到了蛮族中间”^[4]。

2.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对“蛮族”的征服

在对“蛮族”的征服中,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功不可没。6世纪末,他派遣圣·奥古斯丁和其他修士向英吉利人宣讲《圣经》。这些人遵从教皇的命令,担负起传播福音的工作,来到了不列颠。他们首先来到肯特,并受到了礼遇。601年,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皈依了基督教。格里高利一世在他给圣奥古斯丁的信中称:“……蒙主的仁慈和你的不懈努力,英格兰新教会已经被引领到全能的天主的恩惠之中……”^[5]

经过奥古斯丁的不懈努力,大批异教徒皈依了基督教。出

任肯特教会主教后,他曾向格里高利一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既然只有一个信仰,为什么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习惯?为什么神圣的罗马教会遵从一种弥撒习惯,而高卢教会却依另一种习惯呢?”^[6]很显然,在格里高利一世执政的前期,各地的弥撒、甚至是宗教仪式还没有得到统一,弥撒中所使用的音乐也因为区域的不同而不同。

英格兰北方的统治者——爱德文也在传教士的帮助下皈依了基督教。受爱德文的影响,东英吉利王也抛弃了对偶像的迷信,和他的整个王国一起接受了基督教。之后,肯特王国的朱特人,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皮克特人、西撒克逊人、中英吉利人先后皈依了基督教。

668年,西奥多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任职期间,东、南撒克逊人先后接受了基督教的福音。与此同时,他改组了英格兰北方的教会组织,新教会规模虽小但效率很高且便于大主教的控制。此后20年间,英格兰的主教辖区被确定为约克、赫克瑟姆、里彭和林塞四地。西奥多在不列颠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将凯尔特教会的教产转移至英格兰教会的机制。这一创举,使诺森伯里亚王国在7世纪末期出现了一个文化高潮。

“基督教在这些‘蛮族’王国中的传播,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7]正是在“蛮族”中的传教活动,使处于分崩离析的西欧社会统一在基督教的组织和信仰之下,使处于蒙昧状态下的“蛮族”人迅速地接受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和哲学,当然也包括了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他们在宗教上皈依了基督教,大大地促进了氏族内部、氏族与氏族之间的融合。这种依靠信仰基督教所获得的融合,为推动中世纪文化、中世纪艺术,也为推动格里高利圣咏的发展与传播做好了准备。

二、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

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给了基督教及其礼拜仪式以自由,并直接带来了教堂的开放、圣咏的发展。基督教信仰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多体现在他们对于基督教礼拜仪式和圣咏的贡献上,各地教会竭尽全力的推行属于自己的礼拜仪式和音乐。罗马礼仪一路走来,同化了高卢礼仪、莫拉比礼仪、安布罗斯礼仪和凯尔特礼仪。罗马礼仪中的音乐因丕平的要求来到了法兰克,同高卢礼仪中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共同成就了格里高利圣咏。

基督教世界中承认的礼拜仪式主要有日课和弥撒两大圣事,它们都和仪式音乐有着密切关系。对于礼拜仪式而言,格里高利圣咏是形成于特定社会及其特定文化之下的仪式音乐。而这样的仪式音乐,又一定归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世纪和特定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因此,格里高利圣咏在最大程

度上体现了宗教与艺术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系,而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也自然成为了格里高利圣咏进行早期传播的又一历史条件。

1、日课

日课,即祈祷功课,是修道院规定每个僧人每日必做的“功课”。它由神职人员和修道院成员主持,包括祈祷、诗篇歌、交替圣歌、赞美诗、读经、应答圣歌和短祷告。

日课最早出现在2世纪左右。当时的日课中只包括“守夜祈祷”、“晨祷”和“晚祷”。4世纪,东方教会中的苦行僧发展了日课。在原有的三次祈祷的基础上加上了“第三时”、“第六时”和“第九时”。第三时、第六时和第九时也可称为“辰时经”、“午时经”和“申初经”。之后,又出现了“晨经”、就寝前所做“夜课经”。这样,较为完善的日课逐渐形成。日课祈祷最早的规则见于《圣本尼迪克教规》。

晨祷、早祷和晚祷是日课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早被确立的教会实践活动。“短课”包括早课、第三时、第六时和第九时。“短课”中有许多直白的圣咏,建立在绝对精简的词与曲的结合之上。最初的圣咏都是吟唱的,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语调。被夸张了的语调以最简单的方法,依据朗诵经文时人声自然的起伏又转换成为音乐的形式。因此,说话的语调对格里高利圣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日课的实施和推广,是格里高利一世对于基督教礼拜仪式所做的贡献。格里高利一世本是本尼迪克修会的一名修士,出任教皇后,将《圣本尼迪克教规》定为所有罗马教会修道院的通用章程。

2、弥撒

在基督教礼拜仪式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弥撒。对于仪式音乐,弥撒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在受难之前与他的门徒有过“最后的晚餐”。耶稣受难后,基督教会根据“最后的晚餐”设立了“圣餐礼”。

中世纪的弥撒仪式一般有“大弥撒”、“小弥撒”和“歌唱的弥撒”之分。“大弥撒”是基督教中相对完备的弥撒礼仪形式,“由一名主礼教士、一名助祭、一名副助祭进行大量吟诵,唱诗班和会众一起或分别进行吟诵或复调咏唱”。“小弥撒”的工作有两个人就能完成,一名神父和一名助祭。前者负责在“大弥撒”中由助祭和副助祭担任的工作,后者担任唱诗班和其他所有助理神父的工作。“歌唱的弥撒”这种形式处于大弥撒和小弥撒之间,“只有一名神父主持,唱诗班和会众一起或分别加以配合,或唱素歌圣咏,或唱复调音乐。”^[8]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教堂里的弥撒仪式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即“特定弥撒”和“常规弥撒”。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常规弥撒的歌词不会像特定弥撒那样随一年的不同时节而更换

内容。应该说,弥撒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继被纳入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中来的。

经过基督教的选择和民族融合的调节,日课和弥撒逐渐形成了一套与之匹配的稳定的仪式音乐,而这套仪式音乐也就稳定的归属给了日课和弥撒。无论是礼拜仪式还是格里高利圣咏,都是特定社会的特有文化的影响、作用下的产物。因为,“一种特定的仪式有其特定的仪式音乐,特定的仪式音乐依存于特定的仪式和特定社会文化”^[9]。这样,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势必要推动格里高利圣咏的早期传播。

三、基督教在法兰克王国的传播

从克洛维到查理曼的法兰克王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基督教在法兰克王国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格里高利圣咏的广泛传播,这和法兰克人同罗马教会的关系由来已久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将法兰克王国同罗马教会的关系拉到一起的是克洛维。496年,他在妻子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这样,法兰克人便成了日尔曼各族中最早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教皇的支持下,克洛维打着镇压异端的旗号不断地征服着信奉异教的其他日耳曼人,势力进一步扩张,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克洛维死后,墨洛温王朝与教皇关系一度紧张,但丕平在执政时及时地调整了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的关系。

751年,丕平发动宫廷政变。为使自己的上台合法化,他与罗马教皇达成共识后冠冕堂皇地实现了夺位称王的计划。随后,卜尼法斯在教皇指派下专程前往法兰克为丕平举行盛大的加冕涂油仪式,授以“法兰克国王”的称号。这便是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开始,并开创了国王即位由教皇加冕的先例。自此,“君权神授”观念逐渐传播开来,反对国王便是反对上帝。这为加洛林王朝蒙上了神圣的光环,也为政治与神权的联姻找到了最好的借口。

754年,伦巴德人攻入罗马城,教皇斯蒂芬二世无力抵抗,前往法兰克王国求援。教皇为丕平所做的是亲自为丕平及其长子查理、次子卡洛曼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加冕祝圣礼。而丕平则先后两次出兵攻入意大利,击退来犯的军队,收回失地。756年的“丕平献土”,使“教皇国”的统治长达1100多年。

丕平之子国王查理统治时期也与罗马教皇结盟,相互利用和支持。“靠武力保卫教会,用祈祷支持武力”,这是国王查理与教皇利奥三世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795年,利奥三世通过一些不正常的手段登上了罗马教皇宝座。陷入困境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争取法兰克国王对自己的支持。

799年,查理依靠武力,使利奥三世渡过了难关。800年,在查理国王率军进入罗马后,胁迫所有的贵族、主教及神职人员举行会议,承认和支持利奥三世的合法地位,重就教皇之位。

为感谢查理,利奥三世建议他“改王称帝”。查理接受了教皇的主张,就在这一年的圣诞节,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大典,并欢呼查理为“查理曼”(“查理大帝”)。

查理从即位的那一刻起,承袭了父辈与罗马教皇的关系。他同罗马教皇之间关系的加深过程,也是封建统治者同基督教教会相互联姻的发展过程。基督教教会借助查理的封建势力巩固了教皇国的制度;查理则利用基督教,打着平复异教的旗号,不断地征服周边的国家、民族,扩大法兰克王国的疆土。一切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信奉基督教,拒绝受洗的一律处死。这种带有强迫性的推行,使法兰克王国士兵的所到之处,都凝结了基督教的信仰。同一信仰在不同民族中生根发芽,为格里高利圣咏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查理曼一生中发动了多次战争,其中撒克逊战争历时33年,因旷日持久而成为最残酷的一次战争,战争双方损失异常惨重,最后撒克逊人接受了查理提出的条件,放弃了本民族的信仰及宗教仪式,皈依基督教。与此同时,查理又组织了一支强而有力的远征军,征服了西班牙。之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对不列颠人、意大利人、巴伐利亚人、斯拉夫人、匈奴人和阿瓦尔人发动了战争,并征服了他们,最后征服的是北欧人。

从克洛维到查理曼,法兰克王国同罗马教会是一路相互扶植走过的。查理曼时期的法兰克王国成为了西欧最强盛的国家,他的统治也使有名的“加洛林文化”进入了更加繁荣的时代。同时,查理曼也肩负着传播和捍卫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的责任。有了查理曼,有了强大的法兰克帝国,有了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和罗马教皇的相互往来、精诚合作,基督教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传播到法兰克王国统治的任何一个角落,格里高利圣咏也会随之遍及每一所教堂,撒播到每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教徒心里。格里高利圣咏的传播贯穿了整个加洛林时代,并在查理曼帝国时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综上所述,格里高利圣咏进行早期传播的首要条件是基督教对于“蛮族”的征服。正是这样的征服,使处于分崩离析的西欧社会统一在基督教的组织和信仰之下,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宗教上放弃原有的氏族多神教而皈依基督教,这为推动格里高利圣咏的发展与传播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其次,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了格里高利圣咏进行早期传播。日课和弥撒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于格里高利圣咏;而格里高利圣咏进行早期传播,并最终取得在基督教礼拜仪式音乐中的权威地位的进程中,它们也同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最后,基督教在法兰克的传播,尤其是查理曼大帝所做出的贡献,将格里高利圣咏的早期传播推上了高峰。查理曼大帝一生发动过无数战争,战争所到之处,被征服的人们都随之皈

依了基督教。789年,他又发布《通告》,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要学习和应用格里高利圣咏。借助政治手段,格里高利圣咏很快取代了高卢圣咏,成为了法兰克帝国内基督教礼拜仪式中唯一的宗教音乐,这为它独步基督教礼拜仪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注 释:

[1]公元1~2世纪,基督教逐渐脱离了犹太教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它是指与犹太教有分别而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地的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统称。东正教和天主教是在罗马帝国分裂后,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而分裂的两大基督教派别。但真正在西方社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天主教,习惯上称之为“基督教”,本文将未改革之前的天主教也称为“基督教”。

[2]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4页。

[3]实际上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邻族日尔曼人、哥特人及亚洲一些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呼,他们将非希腊、罗马各族一概视为“化外之民”。一般意义上的“蛮族”是指推翻罗马帝国的日尔曼各部族,包括汪达尔人(Vandals)、西哥特人(Visigoth)、东哥特人(Ostrogoth)、法兰克人(Frank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和皮克特人(Picts)等。

[4]张綏,《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8页。

[5][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84页。

[6]同[5],69页。

[7]同[4],14页。

[8][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69页。

[9]薛艺兵,《仪式音乐的概念界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28~33页。

参考文献:

[1]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张綏,《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商务印书馆,1991

[4][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5]薛艺兵,《仪式音乐的概念界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1)

[6]唐逸,《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7][法]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

[8]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编辑 高倩)